

汉口租界

肖致治

汉口沿江地方，解放前有一片“租界”区。它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掠夺政策，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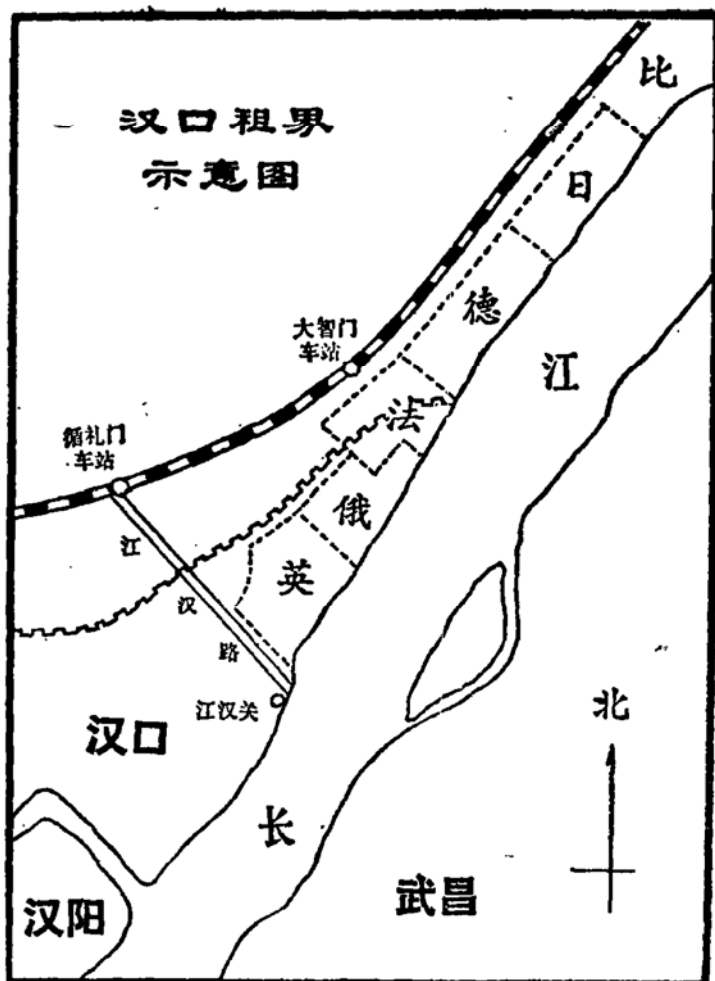
“国中之国”的由来

“租界”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的侵略据点，变相的殖民地，可以说是“国中之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天津等七口，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处，都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一八六〇年底，《中英北京条约》的墨迹未干，英国的轮船就闯到汉口。第二年，强行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协约》，勘定从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到甘露市江边卡东角（今合作路口）止，共长二百五十丈，进深一百一十丈，作为英国租界。到了一八九八年，英国又把租界向西扩张到汉口旧城垵边（今中山大边）。这样，南起今江汉路，北至合作路，东起江边，西到今中山大边的近八百亩土地，只要按厘征钱粮额，每年纳租银一百六十两，便“永租与英国”，变成英国侵略强盗的产业。

一八九五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得惊人权益，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的贪欲。这年十月，德国借口干涉日本归还“功”，强迫中国签订《德国汉口租界合同》，勘定自通济门外（今一元路）沿江官地开始到李家塚（今六合路）止，长三百丈，进深一百二十丈，计六百亩，作为德租界。

俄、法两国也以同样借口，继德国之后，要求在汉口设立租界。一八九六年六月，同时签订了《汉口俄租界地条约》和《法国汉口租界条约》。议定从英租界以下到今茅镬路止，长一百九十二丈，计四百一十四亩六分五厘，为俄租界。由俄租界下到通济门城内官地止，长九十六丈，计一百八十七亩，为法租界。一九〇二年十一月，法国进一步要求扩大租界，订立《扩拓条约》，把租界向西扩大到距铁路六十丈止，合一百八十五亩。京汉铁路通车以后，由于铁路和航路连接方便，商务繁盛，法帝国主义获得了巨



大的利益。

最后在汉口设立租界的是日本。一八九八年七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约》，划定从德租界北边（今六合路）起，沿江岸长一百丈，西到铁边地界，计二百四十七点五亩，作为日本专管租界。一九〇七年一月，又签订了《日本开拓汉口租界条约》，将日本租界向北扩大一百五十丈，新增面积三百七十五点二五亩。

此外，比利时乘修筑京汉铁路购地之际，在日本租界以下，购买民地约六百亩，于一八九八年要求订为“比国租界”。后经八年多反复交涉，才用八十一万八千多两白银赎回。中国把地皮“永租”给帝国主义，每亩每年仅收租银二钱；而赎回他们非法购买的土地，每亩竟要补偿白银一千三百六十三两，真是地地还回的强盗逻辑。

从一八六一年英国强设租界起，到一九〇七年日本开拓租界止，原来汉口市镇以下的沿江七、八里地方，南起今江汉路，北到今黄浦路，西到今中山大道，面积达数千亩的广大地区，就这样相继被英、俄、德、法、日侵占，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长江中流地区的中心基地。

殖民主义的罪恶统治

租界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界内高高飘扬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外国旗；租界的四周，树立高达五、六尺的界碑，写着“大英地基”、“大俄地基”等等；租界的各条街口，装有坚实的铁门，旁边站着恶狠狠的巡捕，中国人不许随便进出。在租界里，各帝国主义都设立了领事馆、工部局、法庭、巡捕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等等，都由帝国主义直接管理。沿江码头，经常停泊着各国的兵舰，日、法等国还驻有陆军。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租界，干尽了一切罪恶勾当。

自从汉口开埠以后，法、俄、美、德、日、英等十七国先后来汉通商，租界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洋行。一八九二年，汉口的洋行有四十五家；一九〇五年增到一百一十四家；一九三二年达到一百四十多家。这些洋行，大多以租界为据点，将洋货大易转往内地各省，又把各地农付产品集中汉口，转运出国，租界成了倾销外国商品、掠夺中国原料的大中转站。随着帝国主义商品掠夺的加强，进出口贸易急剧增长。一八九八年，汉口进出口贸易额为五千多万两；一九〇二年，超过一亿两；一九一〇年再增到一亿五千万两。进口以日本棉纱输入为例，日本设立租界的前一年，棉纱输入只有五万二千多担；一九〇三年就猛增到三十一万四千多担。从汉口转运出口的桐油，每年达百万担，占全国出口的百分之八十；棉花每年平均出口百万担左右，占全国棉花输出的百分之四十；石膏每年出口五、六万吨，占全国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他如茶叶、生丝、牛皮、药材、盐品等等都是出口的大宗产品。帝国主义通过低价收购，高价出售，使湖北及周围各省人民普遍受到苛重的剥削，华中地区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市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

偷运毒品，包庇走私，是殖民者利用租界进行的一种最无耻的掠夺。英国和法国，在长江都有专供偷运走私的轮船。有一只英国海轮，专门偷运印度鸦片，密销华中各地。法国有一条小轮船，每月至少往返汉口、重庆两次，专门运销滇、川两省的烟土。走私贩子把烟土运来后，一是向租界内的旅馆、妓院零销，一是经过铁路转销各地。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卖吸食烟毒执照，最高价达五十元一张。在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利用租界走私贩销下，武汉周围烟毒泛滥，被称为“毒化区”。

帝国主义者还在租界内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进行掠夺。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在汉口办的工厂，多半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加工工业，如沙俄在汉口开设茶砖厂，英国人设立加工牛皮的压革厂等，到一八九四年止，外国资本先后在汉口

开办了十三个工厂。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间，帝国主义大力推行资本输出，又在汉口设工厂二十二个。这些工厂依仗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各种优惠特权，排挤打击中国民族工业，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说来，租界是一坐活地狱。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外国老板的皮鞭下，不分昼夜的干活，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巡捕房侦探把人力车工人吴一狗活活踢死。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码头工人余金山因过磅发生口角，竟被英商太古公司职员殴打毙命。在租界里，不但工人生命毫无保障，就连走路说话也没有自由。人力车工人进入租界，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空车不许在租界里行走。甚至连上厕所也分等级。有一所洋楼，二楼是专供洋人使用的高级厕所，一楼是专供“高等华人”买办用的厕所。这个厕所的隔壁，有五间简单的跑式厕所，供一般中国职员使用。广大工人的厕所，则是两个仓库之间的一条明沟。码头的繁重装卸工作全借工人肩挑背负，杠棒抬运。从码头到仓库，工人扛着沉重的货包，要一气走两里的上坡路，有时还要爬到四五层楼上堆放。稍一不慎，货包掉下，就要挨工头毒打。工人得到的微薄工资，还要受到大小把头的层层克扣，常常十个钱的工资，有六个钱进入把头的腰包，工人成年过着悲惨生活。

巡捕房不啻杀人的魔窟，里百设有各种刑具，还有监狱和水牢。中国人动辄得咎，被横加各种罪名，抓到巡捕房严刑拷打，关进牢房。有个人力车夫拉车路过法租界，往洋楼上看了一眼，包探就诬他偷看洋楼小姐，被抓进巡捕房，关在两边斜坡式的监牢，受尽了折磨。一些工人往往被扣上“偷盗”等莫须有罪名，遭受苦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装进麻袋，扔入长江；有的被打得筋断骨折，丧失劳动力，流落于头。

帝国主义经常利用租界，干涉中国内政，扶植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策划会党起义，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临到起义的前两天，英国侵略者勾结洋务派张之洞，查抄了指挥机关，逮捕三十多人，第二天夜里，唐才常等二十多人就被张之洞处死，起义未及发动就失败了。辛亥革命前夕，共进会总机关设在俄租界。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机关因制造炸弹引起爆炸，沙俄领事馆派出大批巡捕前往搜查，把起义文告、旗帜、名册、宣传品等全数抄去，并立即移交给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封闭武昌城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者一面利用租界刺探情报，加强武装，准备直接出兵镇压革命；一面伪装“中立”，导沏“南北和谈”，压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屈服，使革命流产。一九一三年，革命党人迁居法租界，准备反袁起义。黎元洪通过北京军阀政府照会汉口领事团，和英、法领事勾结，逮捕了大批革命党人，破坏了这次起义。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也是在英领事指使下发生的，英领事馆就是惨杀我“二七”烈士的一个反动中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湖北省委的负责人向警予同志迁居法租界，领导革命运动。一九二八年三月，向警予同志被法国巡捕逮捕，并由法领事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派，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这是帝国主义者欠下的一笔血债。

租界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基地，也是文化奴役的堡垒。他们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从事各种文化侵略活动。汉口开埠以后，各国传教士蜂涌而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主教在武汉三镇已有教堂、会所十三处，教会学校及神学研究院十二所，教会医院三个，印书馆一个，教养院、育安堂等九所，教徒十万多人，占当时武汉人口的十分之一。同一时期，还有耶稣教系统的教堂、会所四十处，医院三个，学校二十所。帝国主义传教士在租界领事馆的庇护下，足迹遍及湖北各地，他们到处包揽诉讼，强占民产，刺探情报，剥削和压迫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收回租界的斗争

帝国主义在汉口强占租界的时候，“租约”上无不写着“永租”两个字，妄图永远霸占。但是，历史的发尸是不以帝国主义者忌志为转移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汉口租界终于一个一个地收回了。

最先收回的是德租界。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政府对德之战。德、奥在华权益，包括在天津、汉口的租界，一概收回。这年三月，内务部命令湖北交涉员接收汉口德租界，成立第一特别区。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沙皇侵占他国的一切权益。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三年，苏俄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行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经过长期拖延之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同苏俄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俄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及特许”。一九二五年三月，汉口俄租界正式收回，成立第二特别区。

德、俄租界收回后，湖北省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共武汉区委发出了收回英租界的战斗号召。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镇压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造成“六·一一”流血惨案，武汉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强烈要求驱逐英帝侵略势力。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掀起新的高潮。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汉二十万群众举行反英大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号召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武汉人民连续集会，欢庆北伐胜利和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三日下午，北伐军宣传队在江汉关前向群众演讲。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动大批水兵和装甲车，血腥镇压听讲群众，刺死一人，伤三百八十多人。惨案发生后，当天晚上，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党和工会的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布置了任务。武汉革命政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对英提出强烈抗议，限令水兵从速撤退。第二天，正在汉口举行的湖北省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全国，声讨英帝暴行，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同时，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涌入英租界，驱逐了英国水兵，三连北伐军也进驻英租界。党组织通过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召开了有二百多个团体的代表五百多人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发出《十万火急通告》，以总工会的六项要求为基本内容，提出八项要求，限英领事七十二小时内答复。一月五日，武汉全市发动反英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召开了四十万人的声讨大会。会后，冒雨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通过英租界，英领事吓得逃到江心，革命群众占领了英领事馆，扯下英旗，升起中国国旗。武汉革命政府在人民群众反帝怒潮的支持和推动下，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过同英国参赞阿马利十六次谈判，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二月十九日，在收回英租界协定上签字，承认英租界无偿由中国收回。后来改为第三特别区。

收回英租界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武汉人民要求收回日租界和法租界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不给钱，还打伤车夫，刺杀援救车夫的中国工人，忿怒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强烈抗议日本鬼子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收回日租界。日本领事竟出动日本水兵二百多人，用机枪疯狂扫射，当场打死七人。中国工人不畏强暴，与敌尸开肉搏，捕获凶手大冈胜芳等十人，押送省总工会。武汉三镇分别召开了示威大会和游行，大有一举收回日租界之势。

(下转第 55 页)

辞的大意是：我进入到商丘这个城市后，要不要亲近我的御史呢？这句卜辞的“御史”应指商丘这个地方上的中央委派官吏，而不是指殷王的随行执事人员。“尼”通“昵”的用法，古书中是常见的。《书·高宗彤日》：“典祀无丰于昵。疏：尼与昵音义同，近也。”又《尹子》：“悦尼而来远。尼者，近也。”《书·说命》：“官不及厶昵。传：昵，近也。”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张政烺同志在解释这条卜辞时，把“尼”释为“赶上”或“超过”手下的执事人员。这当然是找了一个能训为“趋赵”的“赵”字才这么说的。同时，他还举出《穆天子传》里周穆王骑马走天下，以跑得快来炫耀马力作为旁证。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不会如此。殷代是奴隶与奴隶主尖锐对抗的阶级社会，王是最高统治者，是所谓至高无上的了。就说是骑马进商城吧！王手下的执事人员谁胆敢驱马直前，超过殷王，即把殷王抛在自己马后的尘埃之中呢？所以释为“肖我御事”，即比马力，赶超手下的执事人员是不可仗的。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认为“𠩺”即尼字，“尼田”或“泥田”即洩水、施肥于田，和张政烺同志释为“肖”读为“赵”有所不同。由于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特请张政烺同志和历史、甲骨学者指正。

注

- ① 《殷虚书契前编》四·二八·七
- ② 一九三四年北京印本
- ③ 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印本
- ④ 《殷虚书契前编》一·三〇·五
- ⑤ 见《宵簋》
- ⑥ 《铁云莒龟》一九九·三
- ⑦ 《殷虚文字甲编》四一四五
- ⑧ 《殷虚文字甲编》七二二
- ⑨ 《邲中片羽》初下四〇·一〇
- ⑩ 《殷虚书契前编》一·三〇·五
- ⑪ 《殷虚书契后编》一·二〇·一一
- ⑫ 《殷虚书契后编》二·二二·七
- ⑬ 见《毓且丁卣》
- ⑭ 见《吕仲爵》
- ⑮ 夏录《我国最早的施肥记录》见《羊城晚报》1961年9月19日
- ⑯ 参阅《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一期和胡厚之编《甲骨续存》序。
- ⑰ 胡厚之同志以及《殷虚卜辞综述》的作者把“𠩺”隶定为“𠩺”。
- ⑱ 《甲骨续存》二·一六六
- ⑲ 《殷虚书契前编》四·二八·七
- ⑳ 《殷虚文字乙编》八二九五
- ㉑ 《殷契卜辞》六三四
- ㉒ 《甲骨续存》上一七七
- ㉓ 《殷虚书契前编》五·四二·六
- ㉔ 《殷契遗珠》四〇五
- ㉕ 《殷虚书契前编》五·二七·六
- ㉖ 《殷虚书契前编》三·一八·四
- ㉗ 《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五·七
- ㉘ 《殷契遗珠》一一四

（上接第80页）

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收回日租界的革命斗争被扼杀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日租界全体日人随同日本海军撤离回国，日租界由中国接管。旧日本领事馆一度作为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租界重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租界才正式交还中国。

法租界因一九四二年法国对日之战，被驻汉日军占领。一九四五年，中国从日本投降军手中收回了法租界。

租界虽然先后收回了，但在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统治期间，帝国主义势力仍然盘踞在旧租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竟然同忌辰英租界警署独立，驻军搬走，只是慑于人民的威力，才不敢把租界公开交还英帝。那个时候，所谓“特别区”一切都是“特别”的，许多房屋上还挂着外国旗帜，帝国主义者还到处横冲直闯。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租界才名符其实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旧貌变了新颜。